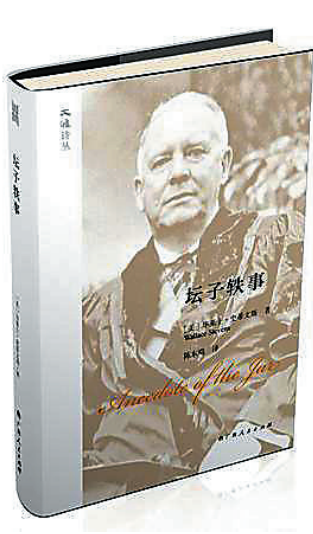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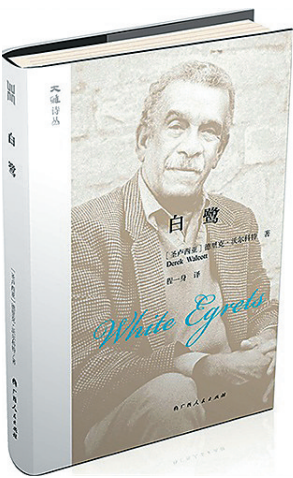
“大雅诗丛”璀璨的诗意

文\本刊特约撰稿 程继龙 张德明



近年来,国内诗歌出版呈现热潮,诗歌集会不断涌现,诗歌事件不断发生……诗歌似乎迎来了春天,正走向大众,走向市民的日常生活。日前,广西人民出版社集各路力量精心打造出一套“大雅诗丛”,由四卷本的外国诗歌卷和五卷本的中国诗歌卷构成,外国卷尤见功力,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陈东飏译),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精灵》(陈黎和张芬龄译),德里克·沃尔科特的《白鹭》(程一身译),还有黄灿然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这些都是深刻参与过当代汉语诗歌进程的西方作品,经由功力深厚的翻译家之手魔术般的演化,重新呈现出奇异的诗艺,折射出璀璨的诗意。

1980年代,有着强烈超现实主义感和幻想气质的史蒂文斯在中国诗歌的各个小圈子里确实火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诗人就一直没能忘记这个做保险职业的美国诗人。在汉语世界他流传至广的两首诗是《坛子轶事》和《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或许还应该算上他一系列写音乐的诗。《坛子轶事》一类诗在互联网时代被不断地复写和戏仿,可见人们对史蒂文斯诗思持久不熄的热情,“我把一个坛子置于田纳西,/它是圆的,在一座山上。/它使得凌乱的荒野/环绕那山。”史蒂文斯的“坛子”很容易使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济慈的眼睛在历史的鲜活场景中看到的是永久的幻美,而史蒂文斯的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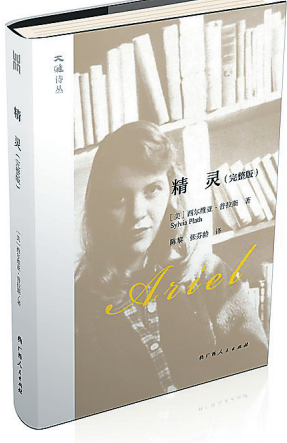
子骤然剥除了“历史”和“美”,它只是一个工业制品,与自然相对,孤零零地放在那里。台湾卓越的翻译家陈黎和张芬龄以独到的汉语形式复现了普拉斯的诗,普拉斯被称为狄金森后最重要的美国女性诗人,自白派诗歌的殿军人物。至今犹记,普拉斯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掀起的“普拉斯风”,而后普拉斯的血液就一直流淌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抒写中,“女性”、“自白”、“身体”成为这一路写作的关键词。陈张合译的这一本《精灵》完整版,现在使我们有幸领略“自白”的奥义,一个真的活过且对艺术和感情有着烈火般的热情的现代女性,遭受到感情和生活的重创以后,如何继续借诗发话。

德里克·沃尔科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艾略特诗歌奖双料获得者,他的诗集《白鹭》传承

的却是英美诗歌学院派的风格,译者程一身说他的诗体现出“物的高密度融合”的风格,实际上这一路诗风可以进一步总结为“事物与语言的繁复纠缠”。相对于西方传统的抒情诗和中国“诗言志”的传统而言,倾力于“词与物”这一双重维度,在二者的繁复关联中展开诗意的抒写,的确显示出别样的风致,例如和缓的节奏和细腻的感觉等等。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文学的“黑太阳”,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良心,他总使人想到黑土地,无边的雪原,眼中的泪水和天际的寒光,在这个男性的缪斯身上,钻石般的技艺与律令般的伦理得到完美的结合。

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诗,分裂到细胞与量子的地步,在云一样的现代诗歌面前,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陷入全然的惶恐与盲目。面对这套大雅诗丛,面对众多的诗神,我们有理



由相信,任何有成就的诗人都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题材,发明出独特的视角,捕捉到独特的感觉,培育出独特的言说方式,在更广的范围里看,这一切都可看做属于“艺”的范畴,诗艺之“艺”不单是形式,更是题材、视角、感觉、修辞等等,是这一切熔铸而成的一个独特器皿,这一器皿收纳转化一切材料,其功能在于最终形成诗的产品,例如史蒂文斯的“观察”、普拉斯的“自白”、沃尔科特的“对等摹写”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的“精准技艺与道德律令的融合”。然而超越这一切,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感到“诗意”仍然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相通性,那就是服从于“自由意志”,向现实、历史、身体、语言等各个方面挺近,开发出更陌生、更质感,或更轻盈的元素,为真善美的重新融合、为人的持存找到更大的可能空间更有效的存在之基。这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旨向。周

新书推介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作者: [英] V.S. 奈保尔
译者: 张敏
出版: 南海出版社
时间: 2015-5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是一本自传性质的随笔集。收录名篇《阅读与写作》《自传之前言》《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两个世界》等。这本书讲述了普通人走向人生巅峰、成为大师之前的往事。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

普鲁斯特说,写作靠天赋。奈保尔则说,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这本书见证了一个人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从事写作这件“高贵的事”;也见证了一个作家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这是奈保尔的克服黑暗之旅。

奈保尔最终实现了对他而言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成为作家。阅读最真实的成长故事,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生命的力量。

《虚无的十字架》



作者: 东野圭吾(著)
译者: 王蕴洁(译)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15年6月

爱女被杀害的道正与小夜子夫妻在凶手被宣判死刑后,感到人生失去目标,即使凶手伏法,女儿也无法再复活的痛苦,终使道正与小夜子分手。某日,道正接到刑警致电,带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小夜子被杀了……

《虚无的十字架》充分展现了东野圭吾的创作才华。东野圭吾这次选择的,是社会道德议题上一个两难的选择:关于罪与罚,是让犯人听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脱?还是让他重返自由社会用尽一生赎罪?这正是东野圭吾想要展现的力量:现代社会关于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的一次深刻的思考和解读。

《秋风吹不尽》



作者: 萧默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时间: 2015-6

《秋风吹不尽》收入著名建筑史学家萧默先生的生前随笔散文九篇。

敦煌石窟、祁连山、大西北,是作者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秋风吹不尽》带你返回岁月现场,重现那鲜活生动的别样时光。

梁思成、常书鸿、叶圣陶、高尔泰……他们与萧默亦师亦友,他们之间的往来故事引人入胜。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萧默一生学识渊博,足迹遍布海内外,历尽世间人情冷暖。一句“秋风吹不尽”,正是作者一生经历的写照。

《秋风吹不尽》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你也炒股? 看看这些“红庙英雄”

文\本刊特约撰稿 闻席多

《成都红庙英雄》书名颇有些另类,书中围绕着成功者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则更为另类而富传奇色彩,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的创富小说,让人不看完都不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可是中国最“特殊的年代”,是当代中国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描写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在我个人的印象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写得好的并不多。作者能吸引我把它读完,除了我们自己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追念外,更重要的是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一些独特之处。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着人。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如此,中国成功者们的成功之所以无法改变,不可替代,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一切就已经决定了——那是孕育创富传奇故事的年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难以扼制的梦想和希望。淘金者们从此掘得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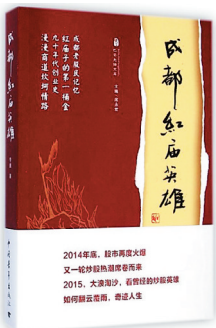
一桶金,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就像书中的主人公东卫那样,赶上了趟,凭自己的努力就拥有了几十万的巨额财富。

特有的创富传奇,当然是本书令人动心之处: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供应短缺”,成都东区国营企业里的“串串儿”生意大行其道,钢材是那时最紧俏的产品,主人公东卫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创造“串串儿”生意的奇迹,能够在成都红庙子风起云涌的股市中掠得第一桶金,其实说到底,还是经营好了自己的人脉和关系网,中国这个社会关系网最重要,最早的成功者们其实也得益于此。

主人公经营好了两种人脉关系,男人的和女人的,或者说家庭的和社会的。对这种“优

胜资源”的经营和利用,按作者的俏皮话来说,即是“非熊非掌者”一律不得入内,除了“与非狼共舞”,更与聪明善良者为伍,他对社会资源的把握决定于其利益和发展。当然,更多的时候“资本主义带血的毛孔”也给他人带来伤害,这种伤害有时似乎被忽略了,但却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从中仔细阅读,挑剔的人们还是会发现人们早期市场经济的“原罪”。这可能是阅读完本书后另一个重要收获。

本书体现出的创作价值,我以为还不只是写出了一两个人的创富传奇,当然这是作品能吸引人之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作者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描写,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情感,当然还包括欲望,



以及非理性的冲动,这是那个时代之所以另类而值得回味之处。作为一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男主人公很有女人缘,虽不能说身边美女如云,但也从来没闲过,生活中不缺女人,总是周旋于生意、单位和女人之间,花丛之中也保持清醒。尤为可贵的是即使偶尔出格,也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可能是他最后能成功的另一重要品质。

看完全书,读者可能不得不信服:成功需要智慧,但成功更需要情商,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本书对今天的大学生或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鼓励。一个离开学校并不太久的大学毕业生,能不能很快成功?作者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读完全书之后,至少我是这样看的:目标、经历、智慧和人脉关系,不在于你是否成熟,而在于你是否去面对,勇敢地面对,进入但必须拨出,即使你没有完全成功,至少也成功了一半。周